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毛头鹰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November 23, 2021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毛头鹰

在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认为自复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需要革命而不是改良，需要重建社会主义，这是初步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具体达到社会主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其所依据的革命理论的直接来源是列宁主义。但是这一原理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进一步阐释，还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所谓“俄国化”，“中国化”？有的同志认为，当代中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存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划分；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没有革命动力，即使需要民主革命，也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认为，以上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依然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完成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能否顺利实现。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生活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年代。德国的军事专制制度，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以及中国的国民党专制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俄国，有农奴制的残余，在中国，有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当代中国的情况不同，它的资本主义直接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彼时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因此中国不存在封建制度的残余，资产阶级没有历史上那个革命的对象。当前的专制制度正是官僚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统治工具。无产阶级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建立新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怎么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这是缘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理解上的偏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这个革命是否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是否有动力参加，是专门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专制以达到政治自由。这些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民主程度也各不相同的国家内会有极其多样的形式和路径。它的本质在于，民主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制度，也就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在理论上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矛盾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从而也就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专制的一般特点是官吏和警察专权，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没有民主监督。反对专制制度，是因为只有消灭专制制度，获得政治自由（当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才能使资本主义更充分更快速地发展，才能使广大居民从不

开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为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提供广阔的空间，才能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致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是走向公开的自由的大道，从而有条件争取社会主义。“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70页）

民主革命虽然在理论上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允许的一切民主条件，从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潜在可能性。“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74页）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警察滥杀无辜等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中小私人资本与掌握政权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而存在着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华尔街政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在不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必要性丝毫没有被削弱。“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指社会主义的革命——笔者注）。”（《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67-168页）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广大居民争取一般民主，即“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在当代中国，除了自由派的斗争，还存在着诸如性别平权运动，反对官僚封校、要求扩大学生权利的学生运动，少数民族维护其文化传统、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用暴力剥夺其学习本民族语言的运动等一般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及其政党不应该对民主主义斗争视而不见，因为在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只有在群众斗争的高潮到来时号召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用革命的手段实现上述诉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才不致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政治自由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才不致将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即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有着民主诉求，但是随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全方位打压，自由派运动日渐式微，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革命的动力，与官僚资产阶级共享专制制度保证的“稳定”。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去革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从而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首先，没有理由认为自由派运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仅仅以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尤其是2018年以来，我们看不到公开的自由派运动为依据，那么从自由派的视角出发，同样可以

说，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左翼运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秘密状态的小组大量存在，电报上的反政府刊物层出不穷，境外一些自由派媒体一刻也没有停止号召中国人民打倒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在反革命的时代，革命者被迫流亡海外或者保持秘密状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只不过表明反动派的力量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的组织性与战斗力量还很弱小。

其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动力大小，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必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9-440页）没有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革命便有其必要性。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的革命力量，其本性总是倾向于妥协与背叛，往往不希望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即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宁可让它流产，以改良的形式收割人民的斗争果实。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什么行动，无产阶级都会充当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资产阶级愿意革命，我们就热烈欢迎；资产阶级动摇妥协，我们就揭露其行径，促使它革命，像监视敌人一样监视这个暂时的同盟者。但无论如何，这个革命的性质归根到底是不超出一般民主范畴的，从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还要指出，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是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工人，资本家。但是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在小生产数量占优势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待阶级分化和已经开始阶级分化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会有所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条件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去从事非生产劳动，而受到大资产阶级排挤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的政治代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小资产阶级具体由哪些阶层组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5-436页）如果可以用一般性的原则来概括与区分两种革命，那就是：“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63页）因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会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界限。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提出民主革命的口号会模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在群众看来，这与自由派的口号相同。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得现在依然保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要比当年多得多，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会吸引这些“先进”群众，减轻革命的阻力。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只有政治文盲才会混淆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与无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会旗帜鲜明地阐明其民主革命的内容与实质。因为群众的政治理解力不够，无法区分各派色彩，就拒绝提出民主革命口号，实际上等同于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觉悟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始终必要的任务。至于所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很

多，难道是在说黑帮专制政府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欺骗工作白做了吗？中国左翼群体的思想之混乱有目共睹，其中不乏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回归社会主义的，不乏以超阶级的视角看待国家，拥护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只反对资本家不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历史早已成为自复辟以来罪恶统治的遮羞布，不彻底打碎特色的假社会主义招牌，粉碎群众头脑中的自动回归社会主义的幻想，就不能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群众头脑。其次，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无产阶级不争得政治自由就无法使阶级斗争充分展开，就谈不到走向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普遍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要求无产阶级跳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涨，普遍要求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的时候，要求无产阶级抛开可能的同盟者，独自夺取政权，忽视与小资产阶级一同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的可能，忽视全体居民争取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一般民主，忽视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以受到的教育，跳过这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去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内部的分化与矛盾是喜闻乐见的。同盟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会极大削弱革命力量，从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或者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果实，与反动派分享政权。无产阶级期望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使资产阶级赢得了它们所希望的民主“革命”。比起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失败导致的革命流产，这种流产方式更加令人惋惜。推翻专制政府不必然等同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更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有着较广泛经济基础从而较广泛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派别，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高涨时期不可能不通过进行派别活动和组建政党的方式参与，以便革命成功后能够建立符合其利益的政权。不论革命成功后是否共同组建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都必须牢牢把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将列宁主义看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将民主革命的理论看成特定历史和国别条件下的特殊情况，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宣传。共性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马克思用英国作为例子和材料来源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列宁用俄国作为例子阐明被马克思所发现但并未系统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注重逻辑过程而不是注重结论地精读《列宁全集》，才能系统清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对诸如民主革命的一般理论获得科学的理解。